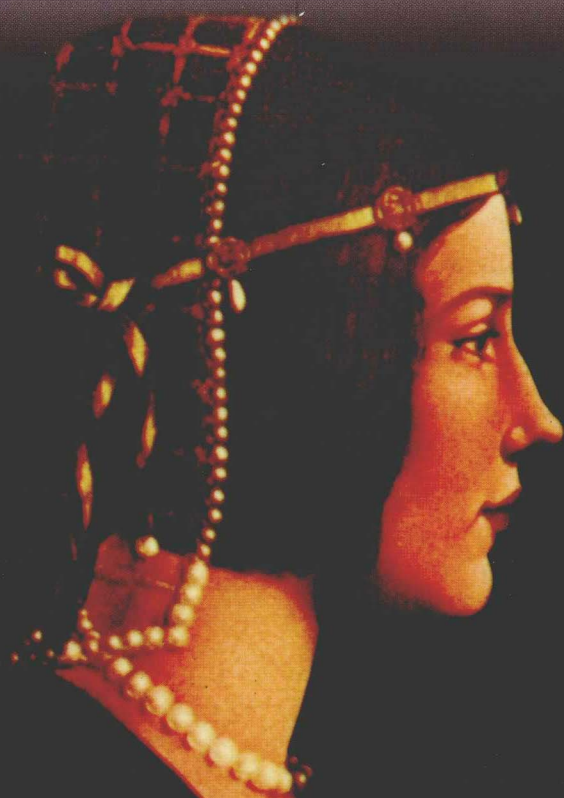


La mare au diable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魔沼

[法] 乔治·桑 ◎ 著

魔沼

(法) 乔治·桑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二十五章

我躺下的时候觉得我肯定会睡得很好，但又惦念着来日迟早，于是这种想早些起床的愿望不觉中将我叫醒。我睁开眼，觉得脑子空空的，仿佛刚刚昏厥过似的。在我看见酣睡的库克那隆起的下唇之前，我没有一个念头。此后，我昏昏沉沉的头脑豁然开朗，突然间，那些事又清晰地浮上我的脑海。我从椅子上拿起怀表。九点半。

我小心地穿上衣服，尽力不惊醒自己的主人，来到楼下的公共客厅，要了一杯浓茶，并要了文具。随后我写了两封短信：一封信写给碧琪·谢尼艾尔，告诉她盖斯已到本市，并注明了他的住址；另一封写给普罗克特，让他将行李交信差带来。我不知是不是提醒黛茜见面，因此在这封短信中仅仅顺便向她表示礼节性的问候。我让人送走了信，便走出旅馆去理发店，大约花了半小时。

时间过得飞快。在我去找盖斯时，已经十一点一刻了。天很热。因为我不认识路，糊里糊涂走到滨海街尽头又折回来，白费了近半小时。我担心盖斯外出办事或者辛克莱特走露风声使他躲藏起来；但尤为重要的是，我想要赶在碧琪之前实行我设想的钳制盖斯的计划，迫使他在归还谢尼艾尔家的帆船一事中让步，因此，我租一辆马车。不一会儿我便赶到“帆篷和蒸汽”旅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二层带着玻璃回廊，楼上有店铺和酒馆。进大门朝左拐，有一个又暗又陡的楼梯。我定了定神，稍顷，只听见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向我追来。“等一等！”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我转过身。原来是布特列尔，脸上带着极不自然的微

笑。

“我们上楼吧，”他说，“我正好去找盖斯。我看见您乘车过来，就松了口气。您或许不相信我。我紧跑几步才追上您。那件事令人生厌。没有说的！不过当时谁也拦不住他。我有错的话，就错在为何没有拦住他。您明白吧，好，反正都一样。不过我是支持你的；这是真的。话又说回来，你我是朋友还是敌人，现在全取决于您自己啦。”

我不知道自己感觉如何，一时间，愤怒、疑虑和信任在我心中斗争开了。我说：“现在谈论它为时过早。”他的话也有道理，其中包含痛苦的自责和看见我生还时的由衷的喜悦。除这外，布特列尔头脑十分清醒。在我沉默时，楼房后面高大的院落深处传来喧哗，呼叫和坚决的命令。不知出什么事儿。我对此并没有十分在意，边上楼边说：

“我愿意相信您；不过先不谈这个。我要找到盖斯。请你告诉我，他住在哪个房间，然后您就走开吧，因为我要同他好好谈谈。”

“好吧，”他说。“正好女仆来了，我们问一下盖斯睡了没有。我只需要对他讲两句话；说完我就走。”

这时我们已上到二楼，来到过道左边的玻璃回廊上。我看见右边一排房门——五扇或者四扇，——门与门之间的距离不等。我叫住那个女仆。这是一个高声叫唤的三十岁左右的胖女人，头上裹着头巾，手上有一把刷子；她一听说我们找盖斯，便生气地指了一下回廊尽头上的一个房门。

“至于他在不在家——我不知道！”女仆高声说着，连忙用手

指把一绺出来的发乱的头发塞到头巾底下；她的火气越来越大。“你们自个儿去问吧，我不会理那个流氓了。昨天他骂我一顿！你们的盖斯是个蠢猪，是贱货！我以为他要打死我呢。他让我滚开！他在屋里呢。”她停下吸口气，然后说下去，“在那儿放枪呢。他按铃我没有理他，见他的鬼去吧；结果气得他开枪向上打。这是他要人侍候他；前一会儿他又放了一枪。你们去吧，他要是问您看见我没有，您就说我不愿意侍候他。有个女人在他屋里。”胖女仆补充说。“色鬼！”

她挥舞着刷子走开了。我望了布特列尔一下。他站在那儿，盯着房门。门里面静悄悄的。

我开始敲门，开始很轻，后来用了一些力。房门活动了一下，说明门没有锁上，但是却无人答理我们。

“您再敲响一点儿，”布特列尔说，“也许他睡着了。”

因为女仆说里面有女人，便耸了耸肩，又敲了几下。房门打开一道缝；手可伸进去。我忽然意识到房内空无一人，并对布特列尔说了这个猜测。

“连一个人都没有，”他肯定地说。“奇怪，可是的确没人。您看怎么办，我们打开门吧。”

这时我拿定主意，一把推开房门，我走进屋，不禁呆住：盖斯躺在地板上。

第二十六章

“是啊，”布特列尔默默地查明盖斯已死，之后对我说道，“任凭你怎么敲门——都不会有用。子弹射中前额，再准也不过了。”

鲜血从盖斯被射穿的脑袋流向门坎。我避开血，远远地绕个弯走到尸体前。

盖斯仰躺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身体对着门口。他穿一套白色西服。右膝蜷曲的靠着门；叉开的胳膊也弯曲着，做出一副挣扎着坐起的架势。一只眼半闭，另一只眼睛似乎向外张望。他脸上的血和地板上的血已不再流动，象一汪水洼似的映出周围东西的倒影；鼻梁上方的伤口有些发肿。看来盖斯的死发生在半个多小时——甚至一小时之前。这个宽敞的房间看起来很凌乱。左轮手枪的子弹壳落在地板上。沙发上乱扔着一些报纸，屋角里摆着空瓶；桌子上，摆着酒杯和盛着残酒的瓶子；房门旁边，立着一个浅色的衣柜，紧靠衣柜摆一张小铁床，床上有一条匆忙扔过来的毛毯，——这是我打量多次而匆忙看到的一切。一把左轮手枪放在他的脑后。桌后的墙壁上有一扇子开着。

房门在衣柜上撞一下又弹回来，慢慢地关上了。布特列尔发现之后赶忙打开门，并且把它固定住。

“我们不能关门，”他不无道理地说，“喂，怎么办，应该去叫人报案，说有人把盖斯打死了，——不知是谋杀还是自杀。反正他死了。”

无论是他还是我，还没走出房门。过道两旁立刻响起喧哗声；有人在右边跑，左边匆匆忙忙地走过来几个人。从右面跑来的是一个高大个男人，面色阴郁，生有双重下巴。他朝房间瞧一眼，脸抖动一下；他从门前跑过去，然后几乎马上折了回来，挥手叫人走过来。他是头一个走进来的。此刻，理智告诉我不能惊慌，所以我镇静地站在桌旁。布特列尔踱了几步，坐下来；他面

色苍白，神情严肃，不停地搓动双手。然后他又站起来。

我前面已经提到，是一个高大个先进的屋。他惶惶然不知所措。随后人们涌入，——约莫有十四五个人，——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女人，或许还是个姑娘，她身穿鲜艳的条纹上装，帽子上带着鲜花。她围在人群中；她的精神十分集中，举止审慎而且安详。我竭力不认出她。这是碧琪·谢尼艾尔。她进屋时发现我在这儿，便匆匆说了一句：“这些人我都不认识。”

我马上明白了。大概布特列尔也明白了这一点，因为他在盖斯那里见过她那张十分逼真的照片，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就这样，虽然我俩都很吃惊，但继续装做不认识她。她希望这样也许有她的道理。当这些人吵嚷和惊叫的时候，我向碧琪递一个询问的眼色。“不，”她那双明眸暗示着；这时我明白我的问题是荒唐的。

正当这些男女有的倚门而立，有的围着尸体齐声惊叫的时候，碧琪移开放在沙发上的报纸，轻轻坐下，局促不安地吸了一口气。她不发一言。她不断地用手指敲打沙发把手，然后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望了盖斯一眼，皱了皱眉，把视线移开。

“我们在楼下抓住了他，”一个穿坎肩的高个子宣布说，此人没戴帽子，长着一张贪婪的脸。他推了推吓得满面通红的妻子。“我妻子可以作证。哎，老板！加尔登！她是我们俩在楼梯上抓住的！”

“你是谁？”加尔登打量着我，问道。他就是第一个进屋的男人。

我们在过道上碰到的女仆仍拿刷子。她走上前来指指布特列

尔，之后又指了一下我。

“布特列尔和这位先生刚到，他们刚才还在问盖斯。您瞧，他俩刚进屋。”

“我是死者的大副，”布特列尔说。我们是一块到这儿的；我们敲过门，进屋后才发现他已死了。”

此时，大家都开始注意碧琪了。进屋来的人告诉加尔登，在院子里玩的一个男孩看见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士越窗跳到楼梯上。我向外望了一下，只见楼梯紧贴着墙壁，直通到屋顶下面，外面有一个平台。碧琪越窗跳下之后，向上走了几步，藏在墙垛后面。小男孩把此事告诉了那个刚进院子的女人，那个女人叫来了她的丈夫。当他们走向楼时听到了枪声。枪声是从楼里传来的，但具体在什么位置，却无从知晓。这时碧琪已走下楼梯，正顺着墙根朝大门走去。她被这对夫妇叫住。又有几个人闻声跑来。起初碧琪想逃走。但还是被抓住了。当一个男人抓住她的胳膊时，她不再反抗了；声明她之所以从盖斯船长房里逃走，是因为他把她关在里面。后来大家来到二楼过道上，现在他们确信抓住了凶手。

我听着这番解释，内心矛盾极了，所以我虽然很久避着她，但我终究忍不住，趁着别人不注意再次用目光询问她；她的目光马上明确回答道：“不”。不过，看一下她安然的神态就足够放心了。在这样的场合，这种气氛中，这种高尚的自制力使我大为惊愕。她仔细听着周围的种种议论，看来多半为了努力弄明白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是怎么回事。我暗暗地发觉，有几个人的目光好像在不怀好意地看她的脸，因为她的脸色不象是在这种场合应有

的脸色。

正在大家紧张的时候，墙外传来脚步声。站在门口的人给当局的代表们让道。警官走进来，他身体高大，戴宽边眼镜，长方脸，给人精干的印象；他身后跟着法医和两名警察。

“谁发现的尸体？”警官向人群中扫一眼，问道。

我和布特列尔先后应了声。

“请你先停一下。哪位是老板？”

“是我。”加尔登把一把椅子放在桌旁，警官在椅子上坐下来；他又开两腿，手放在膝盖上。他盯着盖斯望了一会儿。同时，法医掀起一条沉重的胳膊，用手指揉了揉死者前额上的皮肤，断定死者于半小时前死亡。

一个瘦子上前，指着碧琪·谢尼艾尔，将她怎样被抓及原因说了一下。

警察进屋时，碧琪动也没动一下，只是用目光提醒我装作不认识她。这时她站起来，等待着提问；随后，那个警官立起来了，而且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事是罕见的。

“请您坐下，”警官说。“我打算做一下记录；您叫什么名字。”

“无可奉告，”碧琪答道，一边坐下来。她抬起头，咬着嘴唇，脸慢慢地变红。

警官说道：

“老板，请让无关的人出去，只留下您，女士和这两位先生。陌生女人，请你说一下你的行为、来意。”

“我对您没什么可解释的，”肯定地讲（虽然语气温和），使

得警官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这时，除了要求留下的人，其余的人都离开这个房间。房门关上了。门外传来人们的私语与谨慎的脚步声。

“你不想回答吗？”警官一本正经地对这位主角的年轻美貌，流出他的几分惋惜。

“是的，”碧琪点点头。“我不会回答的。但是我愿意发表一个声明。对我来说有必要。然后您要么停止审问，要么由侦讯官来接着进行。”

“那你就说一下吧。”

“毫无疑问，我与这事毫无关系。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城里，没人认识我。”

“就这些吗？”警官停下来，说，“要不然您再想一想，或许还能补充一点？您要明白，究竟是谋杀还是自杀，我们暂时还不大清楚。有人见你跳到外面楼梯的平台上。如果你是我，将如何看待您的举动呢？”

“举动是可疑的，”姑娘回答说，似乎每一字都经深思过似的。“对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有足够的理由隐姓埋名，并不谈我的意向。假如找不到凶手，我当然会说出我自己的——噢——十分简单的证据，不过，宣布我的身份——考虑到我的原因——现在我不能这么做。我有一位老父八十岁了。他已经受过打击。假如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这会要他的命的。”

“你害怕张扬出去？”

“这是惟一的担心。此外，出庭会与我名字分不开，要把事

情说清，必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警官说，她那激动人心的语调令他信服。“然而，您是否觉得，拒绝做解释便可阻止我们对一部分符合您利益的有实质性问题作出调查？”

“我不知道。苦恼就在于此。我需要等待。如果我没有别的方法，那么我至少应该尽力从感觉上避开此案。”

“然而，”警官反驳道，“你不是等罪犯自投罗网吗？”

“这是我惟一希望所在。自首，或者有人告发。”

“你有武器吗？”

“我从不带那玩意儿。”

“我们按程序开始吧，”警官吩咐说。

第二十七章

在进行上述谈话时，我一边听，一边寻思着如何把这个充满矛盾但又显然令人生疑的事引开，——虽然碧琪仪态潇洒，举止自然，且不承认她有罪。我坐在窗户和桌子之间，沉思地摆弄着一颗带固定螺帽的螺钉。那是我不经意中从小桌上捡来的。我按了按螺帽，发现可把它拧下来。布特列尔与我并排坐着。古怪结果的螺钉使我迷惑，我不知不觉地拧下了螺帽。这时我才发现，它是空心的，螺钉里面填满了干枯的油漆状的深色胶状物质。正当我要取出那填充物时，布特列尔连忙朝我靠过来，左手从我背后伸过，向我索取这颗我继续欣赏着的螺钉，同时给我丢了个眼色，示意我将它藏起来。他把螺钉塞进口袋中。然后他点了点头。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动作。但是我已隐隐约约地闻到一点鸦片的味，只是稍顷便消失了。这已足以令我产生一种上当的感

觉，早晨的事件仿佛一下子清楚了许多，随后的一个念头明智些，即马上意识到，布特列尔的行为与此案无关，并且对碧琪毫无帮助。然而，至少从布特列尔没有说出她的名字这一点来看，尽管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但我认为，把螺钉隐藏起来是会有好处的。

警官要碧琪静一下，自己开始研究我们进屋时看见的地板上的那支左轮手枪。枪里有七个槽，子弹都在。

“你知道这是谁的吗？”警官问布特列尔。

“这是他的，船长的，”布特列尔答道。“他的手枪从不离身。”

“你的话千真万确吗？”

“的确是他的，”布特列尔说。“我对它如厨师熟悉咖啡壶一样。”

法医细心地观察了伤口。子弹穿过头颅射进墙壁。警官毫不费力地用钉子从墙壁的泥灰里取出子弹。子弹很软，与盖斯的手枪里的子弹相比，口径小些，射程远一些。此外，子弹表面镀镍的。

“利维尔斯·布尔道格子弹”警官掂量着手心里的子弹，说。之后将子弹放入公文包中。“死者没有使用自己的柯尔特式手枪。”

显然，现场并未提供何种线索。警察从盖斯衣袋里翻出手帕、雪茄、手表，几封信和一迭钞票。警官将钞票数了一遍，五千英镑。

“钱没被抢，”我说，这一情况尤其使我激动，因为这个案件

愈来愈复杂，情形似乎对碧琪很不利。

警官在装看窗子时盯了我一眼。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样子很窘，一副大惑不解的神色。之后，便审问加尔登。

加尔登讲述说，盖斯已四次住他的旅馆，每次都顺利地付房钱，对待女仆也慷慨地给小费；有时也会不在这儿过夜，一般说来，他不是个安分的客人。讲到这里，警官要他讲正题。

“九点钟，我的女仆贝吉来到茶点部，讲她不想去招待盖斯了，是因他对她无礼。不一会儿，船长下楼来了；把我和贝吉大骂一顿，随后又喝了点酒。我不愿意同他纠缠，就说派贝吉去。他消了气便上楼去了。我正忙着跟供给商结账，约莫十点钟的时候，我猛听到枪响，究竟响了几枪我记不得了。他曾说，他不愿意再按铃了，需要侍候的时候他就打枪。我不知他因何得罪了贝吉，也不知她去没去侍候他。过了一会儿，贝吉又来了，一见我就号陶大哭。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原来一位女士找盖斯，贝吉害怕，觉得去不去都很为难。我让她讲出她不想去侍候他的全部原因，您知道，我是吓唬她。这时，另几个别的船上的机械师更加使我生气，他们居然打听傍晚之前我的旅馆里能堆放多少死尸。我走过去，望见船长与这女士站在回廊上。我等着挨骂，但他却笑着盯了我好久。我这才明白他根本没有看我。我提起打枪的事，怪他不应该那样干。他说：‘您站在这有什么用？’我问他要不要什么东西。他说：‘暂时什么也不要。’他俩朝这间房子走来。我想起有人在等我，就回去了。后来约莫过了半小时，又听到一声枪响。这一枪叫我吃惊不小，因为盖斯屋里这会儿不只一个人。我慌忙跑到楼上，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只见附近楼房的房客

们，慌里慌张朝我跑来，而这位素不相识的小姐也在他们中间。船长的房门敞开着。屋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布特列尔，另一个就是这位先生。我朝屋里膘了一眼，望见他躺着，随后我就跟大伙儿一起进来了。”

“传女仆贝吉，”警官说。

仆女很快就到了，因为她正在门外转来转去；加尔登开门的时候，贝吉连忙用围裙擦一把鼻子，然后向桌子走来。

“请说出你所知的，”警官提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如姓名、年龄之后，吩咐道。

“他死了，我不想说坏话。”贝吉一只手按着胸口，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我以前未受过昨天那样的委屈。一切都是这事引起的。”

“什么事儿？”

“我不只是说那件事。昨天他很晚才回来；是的，——就是盖斯。临走前锁上了门，又带走了钥匙，因此我无法收拾房间。我还没有睡，可听见有人在楼上敲门，心想大概是他回来了。我于是来给他铺床，仔仔细细地给他收拾一遍，——哼，该做的事都做了。他背朝我站着，喝得醉醺醺的，一支手插在口袋里。他把屋里看了一遍；我正要走开，他突然叫起来：‘你给我滚蛋！’我当然不怕他（贝吉颇有尊严地绷住嘴，因而使我想象到她挨骂时的脸色），我说这是我的职责。‘你看见这个了吗？’盖斯喊道。是问我看见那把椅子了吗？因为他抄起一把椅子抡向我。我有什么办法？他是个男子汉，当然比我劲儿大。我吐口唾沫走了。于是他一大早就按铃……”

“在几点钟?”

“八点钟左右。要是知道出事，我留心看了一下表。我已拿定主意不过去。就算你不用我了，我也不去。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没人能责怪我。”

“您是清白的，贝吉，”警官说。“响铃以后怎样?”

“随后铃又响了一下。不过所有住楼上的客人都起早出去了，所以我知是他按的铃。”

碧琪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位性情急躁的女人的讲述，偶尔笑一下。我知道这是她的强有力的神经力量的证明。心里为她高兴。

贝吉继续说：

“……他开始用各种方式按铃，他自己习惯于按短铃，一下，二下。于是他先是连续不断地按一会儿，然后又轻轻地叮叮几声，——随后响了几下短铃声。我来到楼下茶点部，过一会儿，他回来了，喝了些酒，但他没有理睬我，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他走后老板劝我说，‘您去侍候他吧，贝吉；要不然他会乱开枪，会把天花板打坏的。’——就是说，天花板会着火的。您知道，我不吃这一套。在我们这儿比他厉害的很多呢。警官先生您记得吧，去年那帮墨西哥人堵着门打起架来，一共七个人，其中四个……”

“你很勇敢，贝吉，”警官打断她的话，“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请说正题吧。”

“说真的，我不胆小，大家都这么说我。要是把我这辈子经过的事都讲出来——能写一部小说哩。这时，盖斯的房间里咯咯地响起来。我是说他在向天花板放枪。你们瞧那边……”

果然不错，天花板的粗木横梁看去象被机枪扫过一般。警官数了数弹孔，核对了一下地下的弹壳。数字是吻合的。贝吉继续说：

“我去到他那儿；我去不是因为害怕，我去的惟一原因是因为我可怜他了。就是说，这人似乎疯了。当时我正在院子里，因此我从楼梯上楼，我刚爬上楼，就听见有人大声唤我。就是这位小姐，——请原谅，我不知叫你什么。初次见面我就很喜欢她。在那么多不痛快的事后，我终于看见一张善良的脸。‘威廉·盖斯船长住在您这里吗？’她问我。‘他住在几号房间？’看起来是找他的，我怎么总也忘不掉他，何况又是这个善良的小姐向我打听他呢。听说找她，我很奇怪。有啥办法！想找就找呗。人跟人不—样呀。我把她领过来，敲一下门就走开了。这会儿盖斯走出来。他脸变白了，浑身打哆嗦；随后说：‘原来是您！是您呀！想不到！’我停下来。他转身瞧我一眼，我赶忙走了。两脚不由自主地走着，而且愈来愈快。我心里想，千万别叫他当着别人的面臭骂一顿！但我在楼梯上停下来，——或许他会叫我，可他没有叫我。他俩，盖斯和小姐走进玻璃回廊里，交谈起来。但他们说些什么——我没有听见。我只知他们说了好半天。好吧，大早上谁也不闲着。愿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在楼下呆了一会儿，约莫过了半个钟点，有人叫我，我又上楼把信给他扔过去；我停下来听了听，四周静悄悄的，盖斯没有按铃。突然，砰地一声！从他的屋里传出。这就是那一枪！可那时我除了觉得好笑外没别的。应该正正经经地按铃嘛。因为他刚才看见我敲过他的门，所以他以为我真会来。楼下的女仆来叫我打扫茶点部，因为她没空。

对啦，就是说，利茜是在楼下听人使唤的。她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看来我得去帮帮忙。这当儿，我刚刚上楼拿来刷子，他俩——布特列尔和这位先生就上楼来了，也询问盖斯。那时我心里正窝着火，说了不少废话，请您原谅我。我不该说那些，而应把房门指给他们，自个儿赶快走开就是了。那是我在想，要是你按铃叫我，就让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像狗一样的人。而且我还有事。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茶点部，迎面就跑来一群人。与这位小姐拥着。起初我以为是她把他們领来的呢。加尔登也慌张地跑来。后来大家进屋了，——这时我发现船长死了。”

警官记完之后，吩咐贝吉可以走了。她连连鞠躬，退出去了。轮到我发言了。我已想好了，尽一切所能使他们怀疑我，虽然在碧琪·谢尼艾尔被拘留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相当困难的。应该坦白地讲，我这样当然不会冒任何风险，因为当我们来时女仆已见了，盖斯已中弹身亡。但我希望把警官的怀疑引到另一面，吸引到我的历险上去，于是我毫不隐瞒地将他怎样待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至于我的隐情，以及与我有关的其他事，警官了解的程度和布朗、盖斯差不多，全都是一点不知。现在我想到我曾向辛克莱特许诺，便不提他积极帮凶的事。布特列尔肯定了我的话。我还保留其他一些情况，譬如盖斯卧舱里碧琪的照片，以及“踏浪女人”号在船长手中的复杂状况，我一点也没说，目的是把整个事件都放在我这儿。我说出的每句话都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这样一来，碧琪在我讲话时因担心而十分明显的紧张不安的情绪便马上消失了。说完之后，我直截了当地声明，我是因受了侮辱来向盖斯报复的。这时，她大约已懂得我是为她担心；眉宇间隐